

北平金水河考

侯仁之著



燕京學報第三十期抽印本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印

1164
K928.42
14

北平金水河考

侯仁之

一、解題

二、疏導溯源

三、河源辨異

四、河道考實

I、元代西郊金水河道之探討

II、元代城內金水河道之分合

III、明代金水源流之演變

IV、清代金水河之蛻餘

五、結論

一、解題

北平有金水河，其名數見於元史；私家著錄，亦多及之，歷明至清，相沿不廢。其爲地理上一固定河流，初無可疑。固考其實，則數百年來官私記載，屢有牴牾，流覽所及，疑竇滋生。因詳其疏導，探其源流，辨其分合之勢，明其蛻脫之跡；作金水河考。

二、疏導溯源

元史河渠志曰：金水河共源出於宛平縣玉泉山，流至義和



3 2167 9535 5

門[按應作和義門]南水門入京城，故得金水之名。¹ 地理志所言，與此相同，惟易京城作皇城。² 按王三聘古今事物考謂‘帝王闕內設金水河，表天河銀漢之義也，自周有之。³ 元建大都城，一切規制，悉出中朝，置水命名，亦無例外。然進一步考之，則於大都未建之前，似已有金水之河，果然如此，則未有其名，先有其水矣。

按元之建大都，始於世祖至元四年(1267)，其城址之選擇，蓋以今之三海為中心，⁴而今之三海又原係金人因地勢開濬而成者，⁵以地理推之，其源當在玉泉山，⁶與今日情形，無甚差異。又

1. 元史卷六十四河渠一，金水河節。按義和門實係和義門之誤。元之和義門，當今之西直門。柯紹忞新元史卷五十三河渠二，通惠河節鈔錄元史，又說‘義和’作‘義和’，是訛中又訛矣。
2. 元史卷五十八地理一，宛平縣注：‘金水河源出玉泉山，流入皇城，故名金水。
3. 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1/3。
4. 關於大都城之舊址與今三海之關係，當另為文以說明之。
5. 陶宗廣晉記金瓯華島(即今北燕現島，元曰萬歲山，亦曰萬壽山)之來歷曰：‘浙省參政赤德爾啓云：‘…聞故老言，國宗起朔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勢雄偉，金人望氣者謂此山有玉氣…乃大發卒圍掘，登遷至幽州城北，積泉成山，因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構宮闈，以為遊幸之所。未幾金亡，世皇徙都之，至元四年，興築宮城，山迺在禁中。’(四庫全書刊三朝景印元刊本續編1/19a-20a)按移山之事迹不可信，而開挑海子等等則為事實，現華島當即用開挑海子之土堆積而成者。
6. 元人徐世隆廣宴殿上梁文曰：‘斫木星懸，唐士馬雄弼之地，瓊華仙島，晉帝王遊豫之宮。蓋因前代規模，擬有內都氣象。金台南峙，玉泉西流，北巒山勢，真龍此之臨，東帶海濤，畫魚亞之圍。’(光緒十五年江蘇書局刊元文類47/5b)按此所謂‘玉泉西流’者，可作金人隆宮西引玉泉之左証，蓋金人於瓊華島上本建有廣宴殿，金末已毀，元好問遺山集卷四之，元初重建，此徐文之所以作也。又金史載‘承安三年(1198)命勿毀高梁河橋，從民灌溉。’(日下舊聞考93/5a)

未說‘玉泉’刺。
17

(續)

凡金史均謂金人此知所言
高梁河橋，不一定在
天西直門外。

金史載張僅言護作太窳宮，引宮左流泉溉田，歲稔稱萬斛。⁷太窳宮又作大窳宮，即在今北海東岸，為金世宗所建城北離宮，⁸所謂宮左流泉，或即指今北海而言，如別為一水，亦當自玉泉山疏導而來，而與湖水同源，否則別無流泉可引也。比至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郭守敬有‘請開玉泉水以通漕運’之議，⁹審思其說，必有所本，或即有見於金人疏導玉泉舊道而云然。守敬雖建其議，未及興工，及至二十九年，始另開昌平之白浮諸泉，南下過懸山泊（又稱七里泊，明曰西湖，即今昆明湖）而入大都，以通漕運，賜名通惠。其懸山泊至都城一段河身，實與金人導玉泉至離宮之水道相近，故曾將金水河道之已經損毀者，一併修復之。¹⁰推論至此，愚乃以為大都未建之前，當已有自玉泉山至金離宮之導水河；及元建大都，河之下游，遂入城中，於是始有金水之名。陶宗儀記元城之奠址曰：

[按] 引按承安為金章宗年號，據此可證金時已疏導引水。元初郭守敬開通惠河，於今西直門外西北之地得金人建閣舊址，常即此也。其詳當於北平通惠河考一文中論及。

又沙滌島（A. J. H. Chassignon 法人，清末入中國籍）注馬可波羅行紀曰：‘按太遠遜名，始於十二世紀時，金帝始導西山諸泉於都城北，其出入此池之水，尚名金水。’（馮承鈞譯本，中冊頁331註七，民國二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沙氏所言，蓋本諸布萊茲奈德（E. Bretschneider,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Pékin et ses environs*, 1829, p. 58. 按此係 V. Gollin de Plancy 之法文譯本）。但布氏何所根據，則未嘗明言，其說雖與隱意相同，未敢據以為証，姑誌之。

新的內容同前
這地如造橋，故又說
然，此外查通惠河
一文，未見。

- 7. 金史卷133本傳。
- 8. 金史志謂初建於大定十九年（1179）其後更名曰壽寧，又曰壽安，明昌二年改壽寧宮（西園考29/176引）。
- 9. 元史卷五世祖本紀三年八月事。 10. 詳見下文。

至元四年正月，城京師以爲天下本。右擁太行，左注滄海；撫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峙萬歲山 [金瓊華島，今北海之瓊島]，浚太液池 [今三海]；派玉泉，通金水；築畿帶甸，負山引河，壯哉帝居，擇此天府。¹¹

凡所縑述，皆爲選建帝都之地理條件，固先於元城而存在者，玉泉金水亦其一也。

三、河源辨異

——元代金水河源爲獨出

元既開通惠河，其西郊水道又與金水相近，則兩河之關係，似當探究。唯官私各書，載記不詳，輾轉鈔襲，益增迷離。如新元史河渠志曰：

凡通惠河之上源曰金水河，出於宛平玉泉山，流至義陽門 [按應作和義門，詳註一] 南水門入京城。

是直以通惠金水二河，混爲一談，¹²爲鄙意所不敢取。

恐檢言元代通惠河源諸載記，或有玉泉，或無玉泉，或籠統言西北諸泉，而未加分明。於是通惠金水二河源流，乃成問題。或以爲同源而異流，或以爲異源而同流，抵牾紛紜，莫衷

11. 輟耕錄 21/1a.

12. 又如大清一統志之言玉河曰：玉河源出宛平縣玉泉山，匯爲昆明湖，東南一徑，繞德勝門入西水關爲積水潭，入皇城爲太液池，環繞紫禁，經金水橋出玉河橋，達正陽門東水關東流，少北至東便門東水關下注大通河，亦名御河，元時曰金水河。（光緒二十三年竹園齋石印本 5/1a.）此所記金水河情形，元之金水河實與此不同。

一是，考之正史，亦欠明確，元史河渠志曰：

通惠河其源出於白浮壘山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
 181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
 至都河…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
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為積水
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誠為便
 宜，從之。首事於至元二十九年¹²⁹²之春，告成於三十年¹²⁹³
 之秋，賜名曰通惠。¹³

文中言通惠河源，先曰‘白浮壘山諸泉’，繼謂‘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若有遠近諸源之別，玉泉自在其中。他之言通惠河源者，亦每以玉泉與神山諸泉並舉，始示二例如下：元一統志曰：

通惠河之源，自昌平縣白浮村開導神山泉，西南轉
 循山麓，與一畝泉榆河玉泉諸水合，自西水門入都，經
積水潭為停淵，南出文明，東過通州，至高麗莊入白河。¹⁴

文中所記，蓋與元史相似。又水部備考曰：

大通河〔即通惠河，明曰大通〕發源於昌平之白浮村
神山泉，西南會一畝馬眼玉泉，繞出壘山後，匯為七里
泊，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又稍東由月橋入內府
 〔按元河不入內府〕，環繞宮殿，南出玉河橋水門〔玉河橋
 亦明人之稱〕，東西會南北城河二流，由大通橋東下通
州高麗莊，…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開鑿，…賜名

13. 元史卷六十四通惠河節。

14. 且下通考59/3a-b引。

通惠¹⁵

此段記載出自後人追述，於元明兩代情形，雜糅互記，多所混淆，然其謂玉泉亦在元人所開通惠諸源之中者，則與元一統志無異也。

以上二書，何所根據，姑勿深究，只以上文所引元史河渠志而論，則玉泉一水，實不必爲通惠之源，蓋細審其文，初所謂‘通惠河其源出於白浮壘山諸泉水’者，作史者之直接敘述也，其文固未明言有玉泉，而玉泉亦不在‘壘山諸泉’¹⁶之中；既而所謂‘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者，作史者間接轉引至元二十八年郭守敬建言之語也。據此，則玉泉雖在守敬導引計劃之中，未必即在導引工程之內。何以言之？蓋建言在二十八年，施工在二十九年，工成在三十年，工事進行之中於原來計劃有無改變，雖無明文記載，但自工成以後，本志再記河源，則不復言有玉泉矣。如河渠志同卷‘白浮壘山’節曰：

白浮壘山即通惠河上源之所出也。白浮泉水，在昌平縣界，西折而南，經壘山泊，自西水門入都城焉。

據此而論，則玉泉不在通惠諸源之中，似可斷言。此外言通惠河源流較早之記載，亦皆與此相符，如宋本都水監曰：

通惠河由京師東北昌平之白浮泉村，導神山泉以西，轉而南，會一畝馬眼二泉，繞出壘山後，匯爲七里濼，東

15. 全上 20/9a 引。

16. 壘山諸泉，舊有一畝泉在山後，明時已塞；山下又有玉泉雙龍宮龍等泉，匯而爲壘山泊，亦曰七里泊，或簡稱西湖，明時尚皆通流，詳見陸欽燾邊漫記（邊明刻本紀錄彙編 201/5b-6a）。

入西水門，貫積水潭，又東至月橋，環大內之左，與金水合，南出東水門，又東至於潞陽。¹⁷

如此所記，非但不言玉泉，且謂通惠河與金水相會於城中，金水河既出玉泉，又至宮城之左，始與通惠河相會，則二者非但異源，亦且異流也。

又歐陽玄以元季之人，言當代之事，其所撰中書右丞相領通惠河都水監事政績碑實為愚所見第三者關於通惠河最早之記載，碑文所記，雖未明言玉泉是否為通惠之一源，而記金水與通惠河合於城中，則與前文相同：

我國家之置都水也，始於至元之辛卯，丞相完澤，實倡其端，當時聖君賢相，為慮甚周，為制甚密，導昌平白浮之水西流，循西山之麓，會馬眼諸泉〔此籠統言之，不只馬眼一泉也，前文謂一畝馬眼二泉〕，潞為七里〔泊〕，東南入自城西水門，匯積水潭，又東並宮牆，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出自城東水門，又潞水之陽，南會白河。¹⁸

依此論之，則通惠河以白浮魏山諸泉為源，而金水則獨為玉泉所出，兩河流至城中，始相會於大內之左，其以玉泉為通惠之一源者，蓋誤記耳。

四、河道考實

I 元代西郊金水河道之探討

通惠金水之上源既各有別，其入城之道亦自不同。 通惠

17. 此段係數年前筆記，遺注出處，今則查不得，待後日訂補。

18. 積慶考 20/3a-b 引此文，謂出圭齋集，今查四部叢刊本文集，未得。

河所行爲高粱河，其遺跡至今猶在。但金水所行爲何道，則實蹟與記載，兩無可考。唯元史河渠志記金水河道之修復曰：

至元^{十九}二十九年二月，中書右丞相馬速忽等言金水河所經運石大河及高粱河西河，俱有跨河跳槽，今已損毀，請新之。是年六月興工，明年二月工畢。¹⁹

按至元二十九年二月，正爲郭守敬動工開鑿通惠河之時，而其時金水河道，已有損壞，其早於通惠而別爲一河者，此又爲鐵証之一。且此時尙無通惠之名，其名係於三十年河道開成之後世祖所欽賜者。此處所謂運石大河與西河，其故道皆無考，高粱河則爲新開通惠河所用，但高粱之名，迄今不廢。至於金水一河，則與以上諸河相左右，而別爲一流，故相經之處，俱有‘跨河跳槽’。‘跨河跳槽’者，愚初不得其解，既於北平西郊見乾隆時導引西山臥佛碧雲二寺泉水之遺跡，始恍然解悟。其制鑿石爲槽，以通水道，既過四王府，更架槽爲橋，以跨越疏洩山水之東北洩水河。以此相推，則金水之‘跨河跳槽’，亦當與此相仿，所以爲渡越高粱西河以及運石大河而設，故其水相交而共流不合，所以然者，蓋金水下入宮闕，所以表天河銀漢之意，不能與常水同等視之，亦不能與常水同污合流。以是世祖之時，‘金水河濯手有禁’²⁰，懸爲明令；即至清季，玉泉山水亦爲皇室所獨專，故震鈞謂‘宮中所用，則取玉泉山水，民間不敢汲也’²¹

19. 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金水河節。

20. 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隆福宮前河節。

21. 天咫輿圖（光緒年刊本）10/14..

以上係專就城外河道而論，及其入城之處，金水與通惠亦不相同，河渠志之記金水河也，謂‘流至和義門南水門入京城’，而記通惠河，僅謂‘至西門[即和義門]入都城’，不言南北。再以河渠志所記通惠河諸開磨考之，其‘西城上閘在和義門外西北一里，下閘在和義門水門西三步’，和義門者，爲元都西城三門之中門，當今之西直門，西城上閘以今地理考之，當即高粱橋之舊址，其方位與今城西北角相東西。以此推之，則通惠河入城之處，似在和義門北，與金水河之由和義門南水門入城者不同，崗見日下舊聞考所引析津志謂‘通惠河水門在和義門北，金水河水門在和義門南’，²²通惠河即通惠河，其文足以証愚說之不謬也。

更有進者，通惠河初開之時，沿河置閘，始於西郊之廣源（今仍其名，在廣壽寺前），止於東郊之朝宗，共十八座。而金水一河，則未聞有閘，比及武宗至大四年（1311）始於城內建閘四座，以節流水。²³由是觀之，兩河河道於創建之初，一有閘，一無閘，固判然有別而不可混同者也。

綜上所論，金水與通惠二河之水道，在都城西郊固極相近，但異源別流，各不相涉。所可惜者，城外通惠之遺址雖仍可見，而金水古道已不可求，郊野步履之餘，不禁有滄海桑田之感焉。

II 元代城內金水河道之分合

既金水入城之後，其河道所經，尤難尋求，史書既乏明文可稽，諸家載筆又無系統。金水之名往往已見於此，又見於彼，上源

22. 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通惠河節。

23. 日下舊聞考 53/18a.

24. 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至大四年七月奉旨引金水河注之光天殿西花莊石山前蓄池，置閘以節水，閘七月興工九月底。

下流既不銜接，來歸去跡更難明瞭，於是疑竇叢生，莫知適從，愚請以勾稽所得，分述如下，雖屬東鱗西爪，不敢輕忽視之。凡文之不足更附以圖，以便讀者按索。其有疑問者，當將問題之所在，盡力說明，希求明家指教耳。

甲 太液池西岸金水河之蹤跡

太液池西岸，在元代爲興聖隆福二宮。興聖宮在北，約當今國立北平圖書館及其左近之地，奎章閣學士院即在興聖宮中，設學士若干名，分掌經筵承制諸職，又有屬官分掌秘玩古物圖書字畫，並兼司印刷諸事，其後改名宣文，又改端本堂，則爲皇太子肄業之所。文風所萃，與今之國立圖書館，前後映輝。隆福宮在興聖宮南，當今紫光閣與市政府所在之地，原係太子府，嗣爲皇太后所居，正殿曰光天，右爲西御園，亦稱西前苑，后妃多居之。²⁵

二宮紅牆之間，接於太液池西岸，架木吊橋，中經瀛洲，以達東岸。瀛洲爲池中小島，即今之圓城；吊橋則相當於今之金鑿玉竦石橋，唯今之圓城，已與東岸接壤，不復爲池中小島矣。

明之初葉，已都金陵，蕭洵領命毀元都故宮，因特詳其形制，著有故宮遺錄一卷，²⁶唯蕭氏出入於殿閣亭台之間，載筆於匆

25. 近人朱振著元大都宮殿圖考（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商務印書館出版）附圖足資參閱。

26. 目下舊聞考鈔錄全文（32/24、33b），原爲吳昆田于目下舊聞所補入，昆田按語曰：‘德溪蕭氏故宮遺錄一卷，錢謙益書具有之，王氏檢古要覽補承入，更有大都宮殿考，目又刪削十之二三，非復蕭氏之舊，竊從徐錫黃氏所購山陰祁氏藏本備錄之。’

忽一覽之餘，千門萬戶，疎誤難免，其記與聖隆二宮，皆有金水河蹤跡，唯不詳其來去，請先節錄其原文如次：

…自瀛洲西波飛橋，上回關，巡紅牆而西，則爲明仁宮。
 [按明仁爲大內延春閣之西暖殿名，此蓋誤記，似當爲與聖宮]，沿海子導金水，步遼河南行，爲西前苑，苑前有新殿，半臨遼河。河流引自瀛洲西，遂地而繞延華閣，閣後達於與聖宮，[按宮應在閣前]，復遂地西折，啄甍後老宮而出，抱前苑[即隆福宮西御苑]，復東下於海，約遼三四里。

以上所記，先曰‘沿海子導金水河’，已欠明確，繼又謂‘步遼河南行’等等，又極曖昧，且於兩河關係，全無交代，下文又曰：

由殿後[即上文西前苑之新殿]出掖門，皆叢林，中起小山…山後仍爲寢宮，連長廡，廡後西透遼河，東流金水，亘長街走東北，又繞紅牆，可二十步許爲光天門[即隆福宮周廡之前門，在正南紅門之內]，仍闢左右掖門，中爲光天殿，後起爲隆福宮。

據此，則隆福宮西御苑左近，遼河金水，相並而流，但其何來何去，則極不分明。繼寫與聖宮，又有‘中建小直殿，引金水繞其下’之語，然亦不詳其來去。此外所記兩宮御苑，又多流水點綴，頗頗勝景，如記隆福宮西苑掖門外之小山曰：‘小山分東西緣而升，皆疊怪石，間植異木，雜以幽芳，自頂綫注飛泉，岩下穴爲深洞，有飛龍噴雨其中，前有盤龍相向，舉首而吐流泉，泉聲夾道交走，冷然蕭爽，彷彿仙島。’又記與聖宮御苑曰：‘與聖宮樓後有禮天台，高跨宮上，…又少東有流杯亭，中有白石床，如玉臨流。小座散列，致多刻石爲水獸，浮置其旁，塗以黃金，又

皆制水鳥浮杯，機動流轉，而行勸罰，必盡歡洽，宛然尚在目中。凡此種種，皆不言所引何水，因此於遼河金水之關係，徒增紛擾，不可卒考。然以他書證之，則西御苑中確為金水所經，陶宗儀輟耕錄曰：

御苑在隆福宮西，先后妃多居焉。香殿在石假山上，…圓殿在山前，…圓殿有廊以遮之，歇山殿在圓殿前，…東西亭二，在歇山後，左右十字脊。東西水心亭在歇山殿池中…池引金水注焉。²⁷

考之元史河渠志亦謂：

至大四年七月，奉旨引金水河注之光天殿〔即隆福宮正殿〕西花園石山前舊池，設牐四以節水。閏七月興工，九月成。²⁸

所謂‘西花園石山前舊池’者，當即陶錄之‘歇山殿池’無疑，但金水何來，陶錄元史，亦俱不詳。唯據河渠志之‘隆福宮前河’一節所記，則其所謂‘前河’，似即指金水河而言：

隆福宮前河，其水與太液池通，英宗至治二年五月奉勅云：昔在世祖時，金水河溜手有禁，今則說馬者有之，比至秋疏濬，禁諸水毋得污穢。於是會計修濬，三年四月興工，五月工畢。

若非隆福宮前河與金水有關，自不必相提並論，此愚所以疑‘前河’者，即金水之餘流也。

尋繹至此，太液池西岸，嘗為金水所經流，已了無疑義。如隆福宮前河亦即金水，則太液池西岸之金水亦自與該池相通。

27. 21/103-11a.

28. 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金水河節。

唯以上所引蓋錄，其記遠河亦有‘出抱前苑，復東下於海’之說，衡以地理形勢，宛然與金水相似，但文中實又分別記之，此愚所不敢論定者，極望高明有以教我。

乙 太液池東岸金水河之蹤跡

金水河之蹤跡，不但見於太液池西，亦且見於太液池東，理若難能，而事出有據。輟耕錄曰：

萬歲山〔或稱萬壽山，即今瓊島〕在…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華島，中統三年修繕之，…至元八年，賜今名。其山皆壘玲瓏石爲之，峰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後，轉機運甌，汲水至山頂，出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由東西流，入於太液池…山之東有石橋，長七十六尺，闊四十一尺半，爲石渠以載金水，而流於山後，以汲於山頂也。又東爲靈圃，奇獸珍禽在焉。²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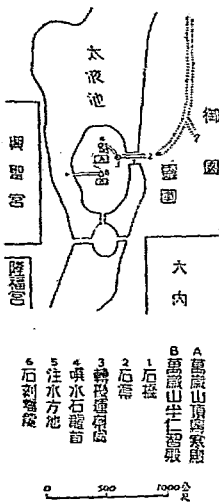
又曰：

廣寒殿在山頂〔萬歲山〕…殿之後有小石筍二，內出石龍首，以噴所引金水。³¹

依其所記，參以廣寒仁智二殿之方位，繪爲略圖，以資說明如下：

29. 輟耕錄中兩載此文，一見卷一之‘萬歲山’條中(19a-20a)，作‘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東西流，入於太液池。’同一段再見於卷二十一‘宮闈制度’條中(8b-9a)，唯於‘東西流’前多一‘由’字。

30. 全上21/9a。



金水既由石渠載以入島，則其上流當在太液池東岸，理至明也。但東岸上之金水河，何來何去，則又頗發索解。如照愚意推求，其來當自北方，如圖中虛線所示，本文下節當詳論之。但其下流是否分支南行如今日情形，則以證據缺乏，不敢妄測，存以待考。

丙 太液池與金水河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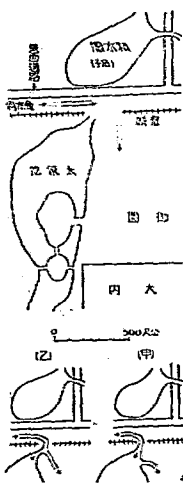
金水河既並見於太液池之東西兩岸，則其與太液池之關係實為一極有興趣之問題。緣自金水河由和義門南水門入城之後，其西城故道久已失考，既其見於太液池西岸與聖隆福二宮

左近之地，尚無可怪；旋又見於太液池東岸架槽引水之處，則不知其如何渡越而來矣。若以地理考之，元城蕭墻（當今皇城）抵於太液池極南之頂端，其外即為南城根（當今西長安街），似無引河餘地，且以所知金水河之蹤跡而論，皆在太液池東西兩岸之北半，而入城後之水道，又在西北方，亦無遠繞太液池南端再轉而北向之理。故其唯一渡還東岸之可能，當在太液池北。惟北至何地，亦有限度。蓋太液池以北有通惠河上之積水潭，即元人俗稱海子者，⁵¹其水在城外既不能與金水合流，入城之後，當

51. 元史河渠志：‘通惠河…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為積水潭。’又卷五十八地理志曰：‘海子在城之北，萬壽山之陰，舊名積水潭，聚西北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匯於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

亦如之。况‘金水河濯手有禁’，而海子則‘恣民漁採…以比周之靈沼’³²，兩者之不能相混，殆無疑義。以此推之，則金水河自西而東之處，必當在海子之南，太液池之北，而此等地理限度之推斷，又幸得元史河渠志以左證之：

至治三年(1323)三月大都河道提舉司言：海子南岸東西道路，當兩城要衝，金水河浸潤於其上，海子風浪衝噴於其下，且道狹不時滯陷泥濘，車馬艱於往來，如以石砌之，實永久之計也。泰定元年(1324)四月工部應副工物，七月興工，八月工畢。³³



文中所謂‘海子’者，通惠河上之積水潭也；‘兩城’者，東西兩城也；‘道路’者，約當今之地安門外西皇城根大街也，略以今圖推之，其勢如左：

圖中虛線所示，當為金水河經流之處，自西至東，與北方之海子一路相隔，於是始有‘金水河浸潤於其上，海子風浪衝噴於其下’之說，至為顯明。至於金水河通行此處之時，是否與太液池發生關係，更無明文，然以理推之，太液池水必係自金水河穿越皇城分流而來。³⁴ 而入池地點，又當以太液池北端金水河東西經流之處為最近是。果然如此，則其流注太液池之方式，或先入而後

32. 元史五十八地理志

33. 元史六十四河渠志。

34. 或謂太液池北與積水源相連，應以為此乃明代以後之情形，元時固不如此也，詳見下文。

出，(如附圖甲)，或分支注入而主流東下，(如附圖乙)，皆有可能。若以今日形勢度之，則以後者較為近是。

作者屬筆至此，恨不得一按元人圖籍，以與讀者共校正之。探討之餘，竟無所得。轉念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固嘗身臨大都者，因急取其書，逐加流覽，³⁵見其所記太液池一節，實與以上所論，有互相發明之處，因逕錄之：

更北城中有一大坑深廣，即以其土築上述之丘陵，掘後成坑。有一小渠，貫注流水於其中，佈置與一魚池無異，諸獸皆來此飲水。此渠由上言丘陵附近旁之一水道，注入別一坑中，其坑亦寬廣，處大汗及其子成吉思之宮間，其土亦曾共築丘之用。後一坑中畜魚種類甚多，以供御食，大汗取之，惟意所欲。渠水由別端[按原註曰‘南端’]外流，其兩端間，以銅鐵格子，畜魚不能外出，…兩宮之間有橋，通行水上。³⁶

文中所記第一大坑，當即今之北海，丘陵者萬歲山也；諸獸來飲者，或即陶穀所謂東岸靈圃之諸獸也(見上文明)。其第二坑當即今之中海，南海或亦在內，(亦或彼時尚無中海之分)，大汗宮及成吉思宮者，元之大內與隆福宮也。‘有一小渠’貫水於第一坑中者必金水河也。‘渠水由別端外流’者，即今南海東岸分水東出之處，其分出之水，亦曰金水，東經道場靈星門內之周橋下，³⁷再直東合於通惠，故上文所引歐陽玄碑記等，皆謂

35. 手下所有為沙遜註馬承鈞譯馬可波羅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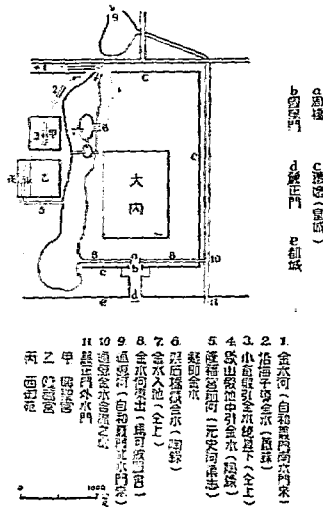
36. 全上中冊頁332引刺木學(Ramusio)本第二卷第六節二十二頁。

37. 故宮遺錄：‘南薰正門內曰千步廊，可七百步，建靈星門，門建蓮橋，周迴可二十里，俗呼紅門，周橋，門內數十步許有河，河上建白石橋三座名周橋。’蓮橋者相當於後之皇城，周橋者則為後日天安門外金水橋之所本。

通惠河環大內之左，以合金水，即指此也。³⁸

根據以上探討之結果，愚於金水河與太液池之關係，始得一解曰：元之太液池，本為金水所注，又為金水所出；故水之入者，匯而為池；水之出者，流而為河；就其本源立論，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不過金水之河，終與常流有別，蓋其原本象徵而命名，又功在於皇家苑林之點綴，故可依意導引，隨地見稱，既可先河而後池，亦可出池而仍為河。明乎此，則金水河之忽見於池西，又見於池東者，亦可無足深怪矣。唯金水河自和義門南水門入城後，以至太液池畔之一段河道，愚苦無從探求焉。今之地安門西皇城根大街有‘廠橋’，西直門大街又有‘橫橋’³⁹，度其命名，或亦有所本歟？

綜上所論，擬為元代城內金水河河道分合略圖如右：



III 明代金水源流之演變

明初，北京城址，兩經遷移，洪武元年（1368）首縮北城，⁴⁰ 永樂

38. 參看上文註釋所引原文。

39. 請九儀重修永泰寺碑略：京師西直門內橫橋之西北有寺曰永泰，建自先朝，明正德八年興工，天曆元年成，歲久而敝。（碑略考 52/23b 引）。

40. 漢明要檢錄：洪武元年八月丁丑，命指揮董雲、趙理遷故都。按華元祖為

十七年又拓南城⁴¹，兩次遷城之結果，城郊河道，大受影響。加之洪武南都金陵，建文繼之，漕運既非所急，通惠之衰廢轉甚。永樂遷都而後，雖將通惠上源屢加修築，終難持久，比至成化七年(1471)再議疏浚，昌平諸泉，更難導引。經調查之結果，遂決定改引玉泉，以為通惠之源⁴²，由是通惠金水合而為一，同行高粱河，轉由城北德勝門西水關入城，而元代西郊之金水河道，從此湮沒無聞矣⁴³。

兩河合流入城之後，仍入舊積水潭，然後分流，一支仍循元通惠河舊道東出澄清閣，轉而南下，明人通以玉河（或作御河）稱之，唯元時舊道本在皇城之外，永樂十五年改建皇城於故址之東一里，河道遂入城中⁴⁴。其入城之處，即今地安門以東之東步糧橋也⁴⁵。

另一支則由積水潭南下，經今地安門以西之西步糧橋，以

[按] 大將軍徐達屬下，故且下《輿圖考》曰：「元時都城本廣六十里，明初徐達營建北平，乃減其東西南北之半，故今德勝門外土城關一帶，高阜迤屬，皆元代北城故址也。」(38/2a-b)。

41. 明成祖實錄：「永樂十七年十一月甲子，拓北京南城，計二千七百餘丈。」（燕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第二十八冊。）
42. 七年具議，十二年工成，詳見輿圖考 20/6a-8b 引。
43. 憲宗實錄：「近人朱棣作元大都宮殿園池，以永樂十五年所改皇城為紫禁城，實近武斷。」（頁十七）。
44. 卷明委餘錄及憲宗實錄（輿圖考 20/6a-8b 引）。作者疑更宮北平通惠河考以詐語之。
45. 酌中志記之曰：「是河也從北安門〔即今地安門〕外文昌宮東步糧橋入，歷皮房內縫染局、御馬監之東，東安門橋下，至長安左門〔即今東長安門〕外通東之玉河橋出焉。」(17/5a-b)。

注太液池。⁴⁶ 導水之處，明人曰北開口，其上建亭，額曰‘湧玉’⁴⁷ 水自湧玉亭下，南行西轉，遂入於池。入池之處，上建一橋，約當合北海公園後門以內之石橋，明人特稱之曰‘餘祥橋’。⁴⁸ ‘餘’字蓋出新鑄，以愚意度之，當即由元代金水河入池之故道而得名。此外，嘉靖中於太液池東岸建祠以祀水府司舟等神，而名其祠曰‘金海神祠’。⁴⁹ 又跨越太液池上建金鑿玉堞石橋，明人亦輒呼之曰‘金海橋’。⁵⁰ ‘金海’者，或亦由池水為元代金水河所注而見稱歟？此等命名，皆富有暗示意義，為研究金水河故道時所不能等閒忽視者也。

太液池南端，水由元時金水河故道繼續東流，所不同者，中道折而向南，然後東轉，經流承天門前，再東合於御河（元通惠河）。⁵¹ 其水之所以中途折而南行然後東轉者，實因永樂十七年都城南展之影響所致。蓋元之靈星門約在今端門之西北，金水河自西而東，正經門內之周橋，不必轉折旁引。既永樂展城之時，皇城亦當同時南移，其正門相當於元之靈星者，在明則為承天門，亦即今之天安門也，然其門遠在靈星故址之東南，故金水

46. 春明夢餘錄及按語。又燕都遊覽志記：‘太液池在子城西一周圍凡數里，其源自玉泉山合西北諸水流入都城德勝門，經黃水，亦名濼子，至北安門水關流入西苑。’（復關考36/22b-23a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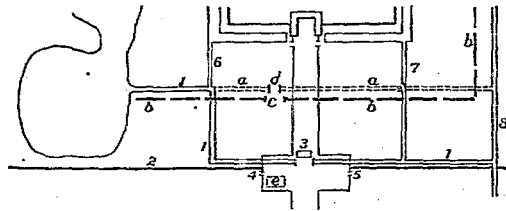
47. 湧玉亭不知創於何年，明宮殿額名曰：‘北開口亭’嘉靖十三年六月更湧玉亭，二十二年三月更玉灌西龍瀾亭。’（復關考36/17a-b引）。

48. 劉若愚中志17/8a-11a。

49. 明典錄：‘嘉靖十五年建金海神祠於大內西苑湧泉亭以祀水府之神，司舟之神。’（復關考36/18a-b引）。

50. 西土奇金鑿退食筆記，劉若愚中志皆稱太液池上之金鑿玉堞橋為金海橋。51. 詳見下文所引劉若愚之記載。

河東來之道，亦必南折東轉，而後始得經承天門前以東注於御河也。圖示如下：



- 實線**
- 1 明金水河（與今同）
 - 2 明皇城（與今同）
 - 3 明承天門（今天安門）
 - 4 長安右門（今西長安門）
 - 5 長安左門（今東長安門）
 - 6, 7 明護城河水下注金水之處
 - 8 明御河（即元通惠河）
- 虛線**
- a 元金水河
 - b 元皇城（舊城）
 - c 元登皇門
 - d 元鳳臺
 - e 元正門
- 500公尺

此外又有自北開口分流之水，傍池東而南，越元人架石橋引水至島之處，而逕入紫禁城之護城河。護城河水，又由玄武門（今神武門）西地溝分流入於宮內，再由東南方地溝流出，復合於護城河。

護城河之下流，又分兩派，一自西南角出，經社稷壇（今中央公園）之西而南流，一自東南角出，經太廟之東而南流。⁵² 兩派皆合於上述由承天門外東流之水，而共注玉河（參看上圖），明宦官劉若愚記以上諸河，至為詳盡，始以今地夾注，錄之於左：

52. 今之社稷壇與太廟，皆創建於明，元之社稷壇則在今西直門內少南，太廟則在今朝陽門內之北，俱見元史祭祀志。

由玉河橋〔今金慈玉躑橋，又稱金海橋，與皇城東南角外之玉河橋不同〕玉熙宮以西曰靈星門，…門之東，南曰垂池曰陽德門…自陽德門外，皆可以至河〔此河泛指太液池而言〕，是河也〔同上〕由北安門外藥王廟西橋下入〔應作藥王廟東橋下入，即今西步韃橋也〕，藥迴洗滌，著洩惟謹。蓮藕魚蝦，味最鮮美，且萑葦茂密，水禽上下，儼若江南風景云：…

其河〔此指今南海東流之水而言〕自寶鈔司〔當今西華門外西南〕東與護城河之西派合流，過長安右門〔今西長安門〕之北，經承天門〔今天安門〕前，再東過長安左門〔今東長安門〕之北，自湧福閣〔按原文頁五曰：‘自皇史宬東南有門通河，河上曰湧福宮。’皇史宬今尚存，今南池子南端路東〕會歸於皇城之巽城〔即皇城東南角〕而總出焉。

護城河者，自北閘口分流，經內宮監、白石橋、大高玄殿之東，北上西門〔在神武門外以西，因修馬路而拆除之〕外半邊石橋半邊磚橋入。此橋半石者，防車輪耳…水由橋下至紫禁城牆下護城河，而東而南，經太廟之東，玉芝宮飛虹橋〔按同書頁四曰：‘皇史宬之西，過觀心殿射箭處，稍南曰龍蒼門…其北曰丹鳳門…內…正中廣智殿之後則飛虹橋也。’其故址今不可考，以地理推之，當在今南池子南半邊西之地，今有南北小街，曰飛龍橋，或即因飛虹橋得名而訛稱者〕之西，而西派自大社大稷壇〔今中央公園〕之西，至靈台寶鈔司之東，總合流於湧福閣之河焉。

紫禁城內之河，自玄武之西，從地溝入，至廊下家，由愷橋以南過長庚橋裡馬房橋，由仁智殿西、御酒房東、武英殿前、思善門外、歸極門北〔今熙和門〕、皇極門〔今太和門〕金水河五橋列其前〕前、會極門〔今協和門〕北、文華殿西而北而東，自慈慶宮前、徵音門外，蜿蜒而南，過東華門古今通集庫南，從紫禁城墻下地溝，亦自巽方出，歸護城河，或隱或現，總一脈也。⁵³

文中所記，與今略無差異，且可按今圖一一求之。（參看篇末附圖）唯有一點，須加補述，即宣德七年（1432）之前，東華門尚在河西，是年之後，始移河東，⁵⁴遂與今日情形相符。

復次，劉氏所記，但言‘河’‘是河’‘其河’‘護城河’‘紫禁城內之河’，而不具其名，若以元例衡之，凡此諸河，皆為金水，故明之外朝仍存‘金水河橋’之稱，⁵⁵但明人則統以玉河呼之，亦曰御溝，蓋古來宮中之溝旋繞於禁中，而水通於金水河者，謂之御溝。⁵⁶馬祖常玉河詩可以為證：

御溝春水曉潺緩，直似長虹曲似環；

流入宮牆才咫尺，便分天上與人間。⁵⁷

53. 酌中志 17/11a-13a.

54. 朱國斌通讀小景曰：‘文皇初封於燕，以元故宮為府，即今之西苑也。窮難後處其地亦建奉天諸殿，十五年改建大內於此，去舊宮可一里…既遷大內，東華門之外逼近民居，喧聲之騰，至徵樂焉，未暇經理…至宣德七年始加修撰，移東華門於河之東，避民居於西之隙地。’（4/3b-4b 明刊本。）齊明帝於錢所記相同，唯稱河曰玉河，蓋依意而加者。

55. 于慎行穀城山房集：‘宣德戊辰五月考選庶吉士，在金水橋南設几北向，凡上各帖姓名。’（四庫考 33/5a.）

56. 古今事考（國學基本叢書本）1/7.

57. 明萬曆順天府志（天運任氏影鈔本）6/70a-b.

然則金水河之名，至明而廢乎？曰不然。姑示一例如下：明成祖實錄曰：

永樂十五年十一月壬申，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具樓閣龍鳳花卉之狀，上賜群臣觀之。⁵⁸

又穆宗實錄曰：

隆慶五年二月游金水河。⁵⁹

又明史金鉉傳曰：

崇禎十七年春，始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未幾……烽火逼京師……城破，……趨入朝。宮人紛紛出，知帝已崩，……即投金水河……賊踞大內，踰月始去，金水河冠袍泛泛見水上，內官群指之曰：此金兵部也。⁶⁰

以此爲例，則金水河一名，自明初歷中葉以至末季，皆相沿不廢，其水道都在今三海以東，宮苑內外；其城郊間之河道既已併流於通惠，三海西岸之故流亦不可求。零篇散簡，剔剝比按之餘，而後嘆河道之湮廢幾有不可使人置信者矣。

元時金水河是否貫行大內，更無明文，不敢妄斷。永樂改建宮城，則金水河之入大內，始有確據。且元大內似無護城河，明始有之。故今日紫禁城之護城河，或即永樂改建宮城時所開鑿，然後引金水注其中，至於掘起之土，則移築煤山，故煤山之成，亦當在明初而爲元人記載中所未嘗著錄者。⁶¹ 果

58. 聖朝考 36/23a 引。

59. 全上 33/5a-b 引。

60. 明史卷二百六十六。

61. 煤山蓋俗稱也，聖朝考曰舊煤山，與元之舊煤山又不同，至清始有景山之名，其上五峯皆乾隆十五年所建（大清會典卷八百六十三），山之中峯適當神武門之正北，其方位蓋與紫禁城相懸合，與元之大內，則東西相錯，此亦可左證煤山之成，蓋與城同時，其地在元則爲御苑，亦稱後苑者也。

如所言，則元明兩代之金水河，不但源流互異，其爲用之性質，亦各不同。元之金水，異源別出，濯手有禁，意存象徵，視同神聖，其功專在於皇家苑林之點綴；至明則合流同污，別稱互見，象徵之色彩既不如以前之濃厚，實用之目的從而甚於點綴焉。

考紫禁城內河道之爲用，一所以排洪，一所以防火。且人今西春秋於研究北平溝渠之餘，嘗爲說曰：

紫禁城內具有特殊之構渠網，據言無論遭遇何等大雨，庭中絕無漫溢之患，對其佈置構造，仍屬不明。但自紫禁城之西北隅流入經過太和殿前，而流出於紫禁城東南隅之金水河無疑爲一道幹滯，即四周之濠，亦足以應付由城內排出之水。⁶²

但在舊日，防火實更甚於排洪，劉若愚嘗申言之：

是河也，非爲魚泳在藻，以資遊賞，亦非故爲曲折，以耗物料，恐意外回祿之變，此水實可賴。天啓四年六科廊災，六年武英殿西油漆作災，皆得此水之力。…回想祖宗設立，良有深意，惟在後人之遵守如何耳…又如天啓年一號殿懋德宮被焚者二次，如只靠井中汲水，能救幾何耶？疏通此河脈，誠急務也。⁶³

今日因有自來水之便利，救火一事，或不如昔日之嚴重，但爲保存遺制，點綴風光，疏洩積污，排除洪澤起見，皆與故宮殿閣有同等修守保護之必要，幸執事諸公，毋忽視焉。

62.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說（民國三十年六月傅啟登總撰刊印）北京溝渠之沿革中文頁三。

63. 酌中志 17/12b-13a.

IV 清代金水河之蛻餘

比及清代，金水河始有內外之分，其名相沿，至今不廢。嘉慶間所修宮史續編曰：

皇城內河流，四面環繞，由地安門外西步糧橋入者，經景山西門引入，環紫禁城，是為護城河。

護城西面之水，自紫禁城西南隅，經流天安門外金水橋，東南注御河，是為外金水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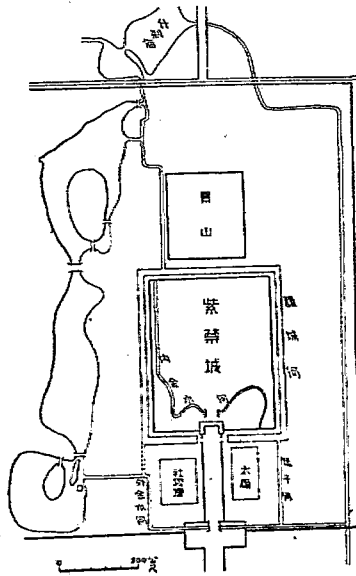
又西闕門下有地道，引城河水經午門前，至東闕門外，循太廟右垣南流，折向東，注太廟戟門外筒子河，東南合御河。其入紫禁城者，由神武門西地道引護城河水，流入沿西一帶，經武英殿太和門前，是為內金水河。復流經文淵閣前，至三座門，從鑾駕庫巽方出紫禁城。⁶⁴

據此，則紫禁城南相當於元代周橋下之金水河者，曰外金水河；其行經紫禁城內者，曰內金水河。內外之分，各為起訖。殺頭去尾，不相連屬矣。但中葉以還，由護城河西派南流之水，漸就涸廢，外金水河之上源，只餘南海一道，是與明末清初之情形不同，而與元代之狀況相若。故由元代用金水之名，六百年間，遞相演化，迄於清末，唯有蛻餘耳。

民國以來，路政迭興，毀城填河，舊制全非，明東安門外望恩橋以下之御河，在元初曾為通惠糧船之所經者，今且一望皆馳道矣。⁶⁵車水馬龍之間寧信為昔年波光帆影之所在哉？所幸金水河道，依然可見，略仿今圖，附以故蹟，草示如下：

64. 清宮述聞 1/7a 引。

65. 此蓋於民國十三年及十九年所分別撰築者，其詳俟於北平通惠河考一文中論之。



五、 結 論

作金水河考既竟，因將探討所得，約述如下：

- 1, 金水河之疏導，當本金人故跡，至元初築大都，河之下游圈入城中，始有金水之名。
- 2, 元之金水河，最富象徵意義，其功專在於皇家苑林之點綴。自明而後，並重實用，象徵色彩，遂不如以前之濃厚。
- 3, 元之金水河與通惠河異源別流，自城郊至宮苑，皆有

獨行水道，與他流絕不相混，且有溜手之禁。

- 4, 明代金水河上源及其入城之道，始與通惠相合，至海子南端，西步糧橋分流，遂與今日情形相近。
- 5, 元之金水河並見於太液池東西兩岸，至明則西岸故道湮沒無聞，東岸之水，轉而引入紫禁城中。其在紫禁城南者，亦與元河稍異。
- 6, 清之金水河，一本明舊，但有內外之稱，除間有湮廢者外，蓋與今日情形相同。

此外，以故蹟湮廢，始終難明者三事，並附於下：

- 1, 元代西郊金河水道，明初漸廢，至今已不可見。
- 2, 元代太液池西岸金水之來去，以宮苑久毀，踪跡難考。
- 3, 元代金水河入城之後，以至太液池間之故道，亦苦無從探求。

最後，又以史證缺乏，疑而不決者二事，願以求教高明：

- 1, 元代金水河與遜河之關係，始終不明。遜河可釋作地下暗渠，但其來源是否自金水直接分流，抑或間接由太液池導引，不得其詳。
- 2, 元代金水河是否穿行大內，亦未見確據。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日本軍事

法庭受審週年紀念日、天津寓所。

大 中

第一卷第一期目錄（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出版）

發刊辭	弭南公
罪言	韋志
教育閒談	劉子健
建國人才「最後一課」的國文	孫楷第
說脚色	齊思和
現代中國史學評論	秦佩珩
惠愛醫院的女看護	
九一八至雙九日寇侵華大事紀	
現代史料（聯合國憲章）	

第一卷第二期目錄（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出版）

罪言	南公
教育閒談（續完）	陸志
色盲	沈迺璋
論社會現象的時空連續性	趙承信
近日新聯事變	聶崇岐
商韻（新詩）	秦佩珩
雅爾達秘密協定之公佈及其所引起之反響	
現代史料（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第一卷第三期目錄（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出版）

罪言	弭南公
中美邦交	洪業
論「天才教育」	沈迺璋
十三分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	吳興人譯
唐妓稱錄事考	孫楷第
二千年來迷信集團之變亂	聶崇岐
英蘇外交論戰述評	齊思和
記亡妹	吳興華
三十五年一至三月大事紀	
現代史料（美國對大外交政策聲明三件）	

編者及：大中雜誌社
社址：北平海甸確房居五號
定價：每冊四百元

A STUDY OF THE RIVER OF THE GOLDEN WATER OF PEIPING

Hou Jen-chih

In the author's opinion the River of the Golden Water or the *Older Shui Ho*, was one of the chief geographical factors which helped to decide the present site of Peiping. The river course has undergone many chang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esent city. But the details of the changes still remain a puzzle. Not until the changes of the river course has been made clear can the real conditions of the water supply of this splendid capital in its early period be sufficiently understood. The present study tries to tackle these problems. The author has made clear the following facts:

The river was at first a canal, which was dug in the Chin dynasty, but the present name was not given to it until the present site of Peiping was chosen by the Yuan Emperor Shih Tsu, the Kubla Khan, in 1267, who had the lower course of the river enclosed within the city wall.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the river ran from the Jade Fountain in the west suburb down to the Imperial City and its water was entirely reserved for the use of the royal family. Two branches of the river appeared in the gardens both east and west of the Imperial Lake. But in the early Ming period its upper course was diverted into the lake of the present Summer Palace, and consequently became the source of the Upper Grand Canal, which, after entering the north city ran partially into the Imperial Lake through a new channel under the Hsi Pu Liang Bridge situated outside the northern wall of the Imperial City. Since then the River of the Golden Water lost its upper course and became merely a tributary of the Upper Grand Canal. The old beds on both sides of the Imperial Lake disappeared with the destruction of the Yuan gardens and palaces. A new branch was conducted by aqueduct into the Forbidden City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whole system was dislocated, and no improvement was made in the Ch'ing dynasty. What we can see to-day is only the two broken parts of the

original river system both outside and inside the south gate of the Forbidden City. The name remains the same, while its importance in relation to the growth of this old capital has long been forgotten.

